

加尔多斯文集

TORMENTO

李德明译

# 托尔门多



上海译文出版社

加尔多斯文集

TORMENTO

# 托尔门多

李德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托尔门多/(西班牙)加尔多斯(Galdos, B. P.)著;  
李德明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9  
(加尔多斯文集)  
ISBN 7-5327-2376-3

I. 托… II. ①加… ②李… III. 长篇小说—西班牙—近代 IV. I55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1100 号

### 托 尔 门 多

[西班牙]加尔多斯 著

李德明 译

---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一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625 插页 5 字数 192,000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200 册

ISBN 7-5327-2376-3/I · 1381

定价: 17.80 元

## 译序

一九八七年,我在北京大学观看一部电视剧,剧名叫《托尔门多》,那是以西班牙伟大作家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当时,我便被它的女主人公安帕罗的不幸身世、善良温存、纯洁真诚和她的爱情悲剧所深深打动。第二天,我找来外文原著,一口气读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于是,我就决定要把这部优秀作品译出来,奉献给我国广大读者,让他们和我一起共享作者的超凡写作技巧,欣赏和了解加尔多斯笔下的安帕罗等人身上所发生的可赞、可叹的人生故事。

安帕罗有个法名,叫“托尔门多”,亦是本书用以命名的书名。“托尔门多”这个词本身就含有受苦受难的意思。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在安帕罗与奥古斯丁·卡瓦耶罗两人相爱之前或相爱之后,她度过的每一天每一夜,都充满着苦和难。当在医学院做门房的父亲过世以后,安帕罗带着妹妹靠给他人做针线活谋生。可是,天长日久,妹妹便忍受不了了,活累,挣钱又少。她为寻找出力少、挣钱快的职业,便离开姐姐去给画家当模特儿。安帕罗规劝妹妹回归正常的生活之路,同时,自己继续在远房亲戚布林加斯家里做仆人一样的活,包括缝补、改制衣服,照顾孩子,买东西。布林加斯一家经济也不富裕,仅以微薄工薪维持全

家五口人的生活；而且，女主人喜欢虚荣，经常光顾公共社交场所，甚至出席王宫舞会。为了维持家庭的社会形象，布林加斯全家不得不从牙缝里挤出一点钱来，平衡每个月的收支。为此，布林加斯有时无法付给安帕罗已经少得十分可怜的工钱。

布林加斯的表弟奥古斯丁·卡瓦耶罗在美洲苦干三十年，积攒了不少钱，但他忍受不了那里的孤寂无伴的生活，归“家”心切，便毅然决然地返回西班牙，想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他那时已经四十五岁，尚未婚娶。他经常出入表哥布林加斯的家，从而有机会同安帕罗接触。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深深地爱上了这个貌美、善良、温存的姑娘。那是一种真挚的爱，一种产生于内心深处的爱。他爱她的外表美，但更爱她的内在美，这在他给美洲朋友写信时曾有过多次表白。随后，加尔多斯把这两个恋人引入了波澜起伏的爱情舞台，用他那娴熟的笔触把故事情节急速地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且一次比一次扣人心弦。原来，安帕罗与一个名叫佩德罗·波洛的前神父有过一段“秘而不宣”的关系。但那是年轻人之间的一时冲动。不久，他们的关系冷淡了下来。恰恰这时，她在布林加斯夫妇的家里与奥古斯丁·卡瓦耶罗相识。后者经过几番思想准备，一天向她表达了爱慕之情。可是，那段令她后悔莫及的关系一直像团阴影那样笼罩在她的心头，并且随着与这位新人的关系发展，而变得越来越可怕。她想早日卸掉这个思想包袱。把心中的秘密向未婚夫和盘托出，争取得到他的原谅？可是，他不原谅怎么办？那个思想包袱不但没有卸下来，反而变得更加沉重。这时，她决定去求助于忏悔神父，看看他是怎么说的？这位忏悔神父说，她只有对未婚夫道出心中的秘密以后，才能得到原谅。

佩德罗·波洛本来为了恢复以前的身心健康，接受了诺内斯  
II

神父的规劝，到远离马德里的乡下磨练。一次，他在给安帕罗的信中说，他觉得日子越来越难过，而且诺内斯神父又要把他打发到菲律宾去，在那里给他弄个小差事。这封信一方面使她想起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一方面又给了她摆脱那个旧友纠缠的希望。可是，她感到有亏于未婚夫，决心向他坦白昔日的过错，但仍然担心得不到原谅。这种充满矛盾的心理状态一直伴随着她的整个恋爱过程。一天，她又收到佩德罗·波洛的信。她一看见信封上的熟悉字迹，“便觉得自己从一座巨塔之顶啪的一声摔下来”，“以为大白天在做着恶梦”。面对这封信，读还是不读？“读，读吧；因为说不定她那个死敌已经远远地离开了她（去了菲律宾），那可是件大好事呀。如果是坏消息呢……那也要读，以便避免发生危险，避免遭到不测！”原来，佩德罗·波洛从其姐姐那里得知安帕罗即将结婚的消息，毅然决然地从乡下返回马德里，并威胁说，他已做好了一切准备，什么残酷的事都能做出来。安帕罗读过信，心中顿时充满了愤怒和恐惧。她愤怒的是，时到今日那个仇敌还在纠缠着她；而恐惧的是，他把他们之间那段所谓的丑事张扬出去，会毁掉她刚刚建立起来的真正爱情关系。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她决定去他那里，想说服他彻底归还她自由。但是，这一去又铸成了她的终身大错。一方面，他向她提出无理要求，逼迫她说不爱奥古斯丁·卡瓦耶罗，而继续爱着他，甚至让她陪他一夜。这大大刺伤了她的心。另一方面，佩德罗·波洛的姐姐本来手里就掌握着她给佩德罗·波洛的两封信（安帕罗一直担心她把信的内容张扬出去），那时她也来到弟弟家里，安帕罗虽已闻声躲藏了起来，可是马塞利娜根据种种迹象猜测到、后来也证实安帕罗在那里。于是，马塞利娜错误地确认她与弟弟仍然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后来，安帕罗从布林加斯

的妻子那里得知这事已传开，同时认为那两封信——这是她的一块心病——的内容也传了出去，一下子昏了过去。她回到家里，左思右想，觉得走投无路，下定决心服毒自杀。奥古斯丁·卡瓦耶罗的仆人从药店那里得知她让自己买的是毒药以后，便用主人家里备用的另外一种药稍稍配制了一下，交给她。尽管如此，她服了以后，还是大病了一场。

奥古斯丁·卡瓦耶罗一直认为安帕罗是个纯真、善良、能干的姑娘，从眼睛就可以一下子透视到她的心灵像镜子一样纯洁无瑕。但是，一连串的突发事件使他感到困惑，觉得偌大世界几乎没有他立足之地，后悔从“野人地域”来到“文明社会”。最后，他经过内心世界的痛苦斗争，炽烈的、真挚的爱战胜了一切，包括世俗偏见，决定和安帕罗生活在一起，双双乘火车前往法国波尔多……

火车开动了，一本书合上了最后一页，书中的人物也随之隐去，但他们的形象仍然深深地印刻在我们的脑海里，久久不能淡漠。

在加尔多斯的笔下，安帕罗和奥古斯丁·卡瓦耶罗这对恋人的心理活动描写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他们两个人性格内向，明明爱上了对方，但不轻易表露出来；要表露时，好像不事先要把要说的话背诵下来，决不开口似的。即使做到了这一点，一开口不是说错，就是忘掉。加尔多斯把他们两个人在爱和痛苦中挣扎的那种情景描写得淋漓尽致。书中的其他人物也个个有个性，比如，罗莎利娅，即布林加斯的夫人，亦被作者刻画得入木三分，有血有肉，有声有色。

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1843—1920)是西班牙十九世纪

伟大现实主义作家，是继塞万提斯之后西班牙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也是世界文坛上一位最有影响的多产作家。在半个多世纪中，他始终以最为旺盛的精力和辛勤耕耘的治学态度进行文学创作，一生著有一百多部作品，其中有许多不朽名作，为世人所诵读。文学评论家们惯于把他称为西班牙的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加尔多斯曾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只是由于西班牙皇家学院的反对而没有变为现实。他曾三次被选为共和党议员。他的反宗教、反君主专制的立场是异常鲜明的。

加尔多斯十八岁时，即一八六一年创作了独幕剧《恶有恶报》。一八六二年创办《火炬报》，并且考取马德里中央大学法律专业。一八六八年革命前的那三四年，他学习法律的热情一落千丈，兴趣完全转移到文学方面。早在一八六七年，他已着手创作第一部小说《金泉》，并于一八七〇年正式出版。一八七三年至一九一二年间，加尔多斯陆续写作和发表了以《民族演义》为总题目的系列历史小说，共五辑四十六部。这是十九世纪西班牙社会生活的宏伟画卷，它描写了一八〇五年特拉法尔加之战到一八九八年复辟年代之间近一百年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一系列自成起讫、独立成篇、人物穿插出现、情节上互相照应的现实主义小说。

在创作《民族演义》第二辑期间，加尔多斯开始将注意力从历史小说转向现实的社会小说上来，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如：《佩菲达夫人》(1876)，《葛罗丽娅》(1876—1877)，《莱昂·罗奇一家》(1878)，《马利娅内拉》(1878)，《被剥夺遗产的女人》(1881)，《曼索朋友》(1882)，《森特诺博士》(1883)，《托尔门多》(1884)，《布林加斯夫人》(1884)，《禁区》(1884—1885)，《福尔图娜塔和哈辛塔》(“两个已婚女人的故事”，1887)，《喵喵》(1888)，

《探求隐情》(1888—1889),《原来如此》(1889),《托克马达》(1889—1895),《纳萨林》(1895),《哈尔玛》(1895),《一颗慈善的心》(1897),《祖父》(1897),等等。这些作品有的抨击宗教狂热,有的描写个人同充满宗教偏见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有的描绘男女之间的爱情,有的对下层人的痛苦生活给予极大的同情……

此外,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还创作一些戏剧作品和短篇小说,也获得了很大成功,受到观众和读者的喜爱。

李德明

1998年12月

Benito Pérez Galdós

**TORMENTO**

---

本书根据 Aguilar, Madrid, 1970 年版译出

La presente edición ha sido traducida  
mediante una ayuda de la Dirección

General del Libro, Archivos y Bibliotecas  
del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y Cultura de España  
本书由西班牙教育文化部图书、档案与图书馆总署资助译出

图字:09-1998-198 号

—

“赤脚”修道院街角。两个蒙面人从两侧走进舞台，迎面撞在一起。夜色茫茫。

蒙面人甲 这么莽撞！

蒙面人乙 您才莽撞呢！

蒙面人甲 您看不见路呀？

蒙面人乙 您没长眼睛呀？差一点把我撞倒。

蒙面人甲 我在走我的路呀。

蒙面人乙 我也在走我的路。

蒙面人甲 真倒霉！（继续向右侧走去）

蒙面人乙 老伯，这是怎么回事呀？

蒙面人甲 看我捉住你不，小家伙……（停下脚步，想动手）我要教教你怎样和长者说话。（仔细端详蒙面人乙）可是，我觉得那张面孔很熟悉呀。活见鬼！……你不是……

蒙面人乙 可是，我也认识您呀。那张脸如果不是魔鬼的脸的话，一定是堂何塞·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

蒙面人甲 亲爱的费利佩！（露出面孔，张开双臂）你包得那样严实，谁能看得出来呀！你真是大名鼎鼎的亚里士多德<sup>①</sup>呀！再拥抱我一下……拥抱我一下！

蒙面人乙 真没想到在这儿见到您！说老实话，堂何塞，见到您比拾到钱包还高兴呀！

蒙面人甲 可是，你这是到哪儿去呀，小伙子，你生活得怎么样？

蒙面人乙 说起来话长了。您在做什么呢？

蒙面人甲 噢！……让我喘口气。你有急事吗？

蒙面人乙 没什么太急的事。

蒙面人甲 那好，咱们好好聊一会儿。今天晚上有点凉，在这光秃秃的广场上不好长谈。我们到莱潘托咖啡馆去，离这儿不远。我请你。

蒙面人乙 还是我请吧。

蒙面人甲 喂，喂……看来，你很有钱呀！

蒙面人乙 还可以……还可以……您好吗？

蒙面人甲 我？坦率地说，当然要坦率了，我如果说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过，你可能都不相信。

蒙面人乙 太好了，伊多先生；我多次打听您，谁也不知道您的消息。我一直这样想：“那个老家伙不会出事吧？”（他们走进莱潘托咖啡馆，这里凄惨、悲凉、破烂不堪。昔日的兴隆景象已荡然无存，它已经从多明哥小广场消失了。他们坐在一张桌子边，要了咖啡和酒）

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 （表情严肃，把两只胳膊支在桌子上，仿佛放在别的地方碍事似的） 我们两个人都想讲讲各自的伤心事，讲讲各自的奔波和幸福。我先讲，还是你开个头？

亚里士多 （脱下斗篷，叠好，放在身边的凳子上）您怎么都行。

---

①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

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 我看你不错……领带别着饰针，一副大少爷的样子，衣着很体面……小伙子，你一定得外财了。和谁在一起呢？是不是西印度群岛有亲戚呀？

亚里士多 我现在嘛，干脆直说了吧，遇到世界上最好的主人了，天底下再找不到第二个。

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 好，太好了，祝贺你，找到一个最好的主人。可是，不会像堂阿列汉德罗·米吉斯那样生活没有规律吧。

亚里士多 完全是两种人。

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 大学生？

亚里士多 (骄傲地)资本家！

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 小伙子……你真让我大吃一惊呀。很有钱吧？

亚里士多 他呀……(用声音和手势表示巨大)钱多得不计其数。

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 真的！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上帝总有一天会记起你的？……现在坦率地告诉我：你看我怎么样？

亚里士多 (掩饰不住笑意)我看您……

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 (兴奋地，有几丝透明的口水从下唇流下来)说呀，小伙子，说出来。

亚里士多 我看您……胖了。

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 (喜形于色)对，对；好多人都这样说。尼卡诺拉说我体重每个月都增加两磅……看我这身肉就知道我变换了职业、变换了专业、变换生活方式和艺术是对的。我已经不当孩子王了，不再做那种驯兽成人的事了，驯兽成人只能为自己制造背信弃义的冤家。我不是早就对你说了吗，想丢弃

那个没有效益的工作,找个既体面又实惠的工作?有个连载小说家请我做抄写员。他口述,我记录……我这只手,快如闪电……小伙子,我高兴极了……每次分钱,都是一大把金币。我的那位作家生病时,这样对我说:“伊多,你把这章写完吧。”于是,我拿起笔,唰唰地写起来,不大工夫就写完了;然后,接下去,一章又一章。小伙子,我自己都感到惊奇呀!我的主人说:“伊多,撰稿人……”我们同时写三部小说。他口述开始部分,然后我依据思路,一写就是几章。都是费利佩二世<sup>①</sup>的事,这你知道,蒙面人呀,什么水警,佛兰德<sup>②</sup>的绅士和贵妇呀,小伙子,比玻璃还脆弱易碎,比火绒还容易点燃;埃斯科利亚尔<sup>③</sup>,马德里要塞,犹太人,摩尔人,叛徒,长于搬弄是非的安东尼奥·佩雷斯<sup>④</sup>和无赖公主埃波莉,这个公主一只眼睛比四只眼睛看得还清;红衣主教格兰维拉<sup>⑤</sup>,宗教裁判,堂卡洛斯王子;裙子呀,法衣呀,挥金如土;地下房间,修女被诱骗,乌烟瘴气,不时有私生子生下来,我的主人费利佩很有办法……一句话,小伙子,写满字的稿纸一张张地摞起来……赚的钱平均分配,他一半,我一半……买了新衣服,孩子们吃得很好,尼卡诺拉的病也好了……(他停了一会儿,喘不过气来)我呀,吃得饱饱的,心满意足,我可不白白干活,钱大大的。

亚里士多 这可是个好差事!

---

① 费利佩二世(1521—1598):一译“腓力二世”,西班牙国王。

② 佛兰德是欧洲一个地区的古称,位于法国、比利时和荷兰交界处。

③ 埃斯科利亚尔: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市郊的一个地方,其教堂内埋葬着该国历代国王。

④ 安东尼奥·佩雷斯(1534—1610):西班牙政治家,埃波莉公主(1540—1591)的男友,费利佩二世的私人秘书。

⑤ 格兰维拉(1517—1586):费利佩二世的宫廷大臣。

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 (喘了一口气)不过,那也真是费脑子呀,因为我们写的小说情节都十分复杂。出版商说:“伊多,火山一样的想象力:一个人身上像有三颗脑袋。”真的是这样。小伙子,我躺在床上时,脑袋里像炒锅那样烧得啪啪作响……我到街上散步时,一刻不停地思考着场景、人物。看到每座教堂,都想起埃斯科利亚尔;看到更夫,便想到警察;看到长斗篷,便想起短斗篷。我发脾气时,嘴里大喊天哪天哪,并不知道说了什么;不说“他妈的”,而说“见鬼去吧!”也许,把我的尼卡诺拉称做太阳夫人或门西娅夫人。我每天睡得很晚,常常笑着醒过来,说:“太好了,我知道了,掉进陷阱的人该从什么地方爬出来。”(他欣喜若狂,费利佩十分担心)你应该知道,小朋友,有一条很长的地地道,那是摩尔人挖的,把普拉德罗的家,即安东尼奥·佩雷斯的住宅同平托<sup>①</sup> 的耶稣蒙难的加尔默罗会穿鞋教派的修女院连起来。

亚里士多 地道真够长的呀!……(竭力控制着,避免笑出声来)都写些什么呀!您把情节写得那样错综复杂!不过,赚钱比什么都重要。

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 钱呀!我可不嫌多。现在,我每次都分到八个杜罗<sup>②</sup>。但是,过不了两天就花光了。我们刚刚接受一项新任务,完成以后,我就自己干了。出版商很识货,他对我们说:“我想要一部写爱情的书,能使人感动得痛哭流涕,并且富有道德意义。”听了他这话,我的脑子立刻燃烧起来。我的

---

① 平托是西班牙马德里的近郊的一个城镇。加尔默罗会是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十二世纪中叶创建于巴勒斯坦的加尔默罗山,故名。加尔默罗会分为“住院会”和“保守会”两派。前者可以穿鞋,后者赤脚或穿草鞋。

② 西班牙银币,一杜罗等于五个比塞塔。

伙伴问怎么样……我毫不迟疑地答复他，把前一天夜里在家想好的章节讲给他听……要有干劲！说句心里话，事情进展得很不错。我思索着，从废物里找到一只盒子。现在，你仔细听好，你说，我找到了什么？一部手稿。我读了一遍。到底写的什么呢？一个充满柔情的故事，是回忆录，日记。因为……有深度，或者没有深度……我们合作以来已经分了十四次钱，一直写下去，直到出版商说“好了，打住！”我们才能停下来。（他端起白兰地，一饮而尽）说老实话，这酒能使人长寿。

亚里士多（看了看咖啡馆的时钟）时间过得真快。我的主人很好，但我要为他送封信，不能因为聊天而让他责备自己。

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十分激动地，没有注意听费利佩说什么）我对你讲了，我在这部小说中塞进两个漂亮姑娘，她们很贫穷，这可以理解，很贫穷，一无所有……但是，比逾越节<sup>①</sup>的羔羊还老实。这正是她们的高尚品质，是道德意义之所在，因为这两个孤零零的小雏鸡，虽然遭到馋猫的不停追逐，但她们勇敢反抗，对企图玷污她们的人冷若冰霜，给当今的姑娘们做出了榜样。我的这两个女主人公整天做针线活，手指都磨破了。她们越来越受到饥饿的袭击，但也越来越坚持自己的贞操。她们住的那间小屋子，简直是只小银杯，有鲜花，有布花，因为一个浇灌石竹花，另一个制做百合。早晨，她们把朝向其他房子瓦顶的小窗户打开……我真想念给你听听……是这样的：“那是五月的

---

① 逾越节：犹太民族和犹太教三大节日之一。在犹太教历尼散月（公历三四月间）十四日举行。据《圣经·旧约·出埃及记》载：摩西率以色列人出埃及时，上帝命令宰杀羔羊，涂于门楣，以便天使击杀埃及人长子时，见有血记之家即越门而过，称为“逾越”，犹太人遂立此节以志纪念。是日以满周岁且无残疾的羔羊一只，献祭后烤熟与发酵饼和苦菜一起吃掉。

一个明媚早晨。大自然好像……(胡乱地)这时，有人敲门。是仆人，手里拿着一个信封，里面装满了银行钞票。那两个漂亮姑娘勃然大怒，用香纸给侯爵写了信。我认为这样做不会取得任何效果。总之，她们要保护自己的名誉，而不要金钱。啊，我忘记讲了，有个公爵夫人，心毒如蝎，她看到两个姑娘姿色超人，嫉妒之心大增，企图毁掉她们……还有个银行家，他什么也不顾及，以为有钱什么都能够得到。太可笑了！我从现实生活中获得了灵感。高尚品质在哪里？在穷人那里，在工人那里，在乞丐那里。奸诈淫邪在哪里？在富人那里，在贵族那里，在大臣那里，在将军那里，在朝臣那里……前面那些人干活，后面这些人挥霍；前面那些人付出代价，后面这些人吸吮血液。我们哭泣，他们吃奶。世界应该……可是，费利佩，你在干吗？睡着了？

亚里士多 (醒过来，转动身体)请您原谅，亲爱的堂何塞先生，这并不是缺乏礼貌，而是因为多喝了点那倒霉的烧酒，脑袋里好像装满了石头。

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 (十分不快地，最后打开话匣子，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但这酒能使人长寿……能让人体内滚动着热流，整夜灵感不断，如果现在就回家去，能一口气写出六七十页！……(他从座位上跳起来)你真没用，多喝点没关系。

亚里士多 (揉揉眼睛)一滴也不能喝了。不然，非倒在大街上不可。走吧，堂何塞。

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 等一等，小伙子，你别使性子。有什么急事呀？

亚里士多 (把手伸进胸前衣兜里)我得把这封信送去。

伊多·德尔·萨格拉里奥 给谁送去？

亚里士多 给两个小姐，她们只两个人。